■别样情怀

# 明年春色倍还人

■孙志刚

从立春到惊蛰，从春节到现在，望着窗外绽放的桃花，我的思绪回到了一百多公里外的老家。

每年这个时候，老家的年味刚刚消散，麦子正拔节疯长，农忙时节尚未来到，恰是农人的惬意时光。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，也许是老辈人流传下来的习俗，趁着这一年中最悠闲的时节，亲戚们要相互赶春会，走亲串友，增进感情。

对于村民们来说，每年的春会，似乎是仅次于春节的重要节庆了。春节是一家人的团圆，春会可是亲戚朋友们的相聚。一个村子有一个村子的春会，到了春会前后几天，村子里最流行、最光彩、最热闹的事情是唱大戏。

因为疫情之故，目前所有聚集性的文化活动全部取消，所以今年的春会唱大戏只能不了了之。印象中，村里人对过春会唱戏这件事情还是比较在意的，只要没有特殊情况，很多村子都要在过春会的时候请戏班子唱几场。不但要唱戏，而且要唱好戏。你们村今年过会唱戏了没有？要是我们村唱了，你们村没唱，我们村的人无形中就会觉得很自豪。

村民们只希望过春会的时候能够唱戏，却不操心唱戏的钱从哪里出，那是村干部操心的事情。记得小时候，我们村里倒是经常唱戏。那时村里集体经济不强，没有村办企业，每年唱戏都由村民们集资。最早的时候，家家户户按人口收麦子、收玉米，统一交给唱戏的，作为演出费用，一般情况下，一口人要收三四斤麦子的样子。后来改为收钱了，大人、小孩五元、三元不等。通常，张罗着收粮收钱的是村里几个德高望重的老人，他们有威信，干事没有私心，村民信服，说话好使。只要不是家里穷得揭不开锅，或是确有实际困难，村民们大都会积极地兑粮兑钱。

我小时候弟兄三个，家里粮食不够吃，日子过得紧巴巴的。有一年，刚过罢春节没几天，村里年近八旬的曹大爷到家里收粮食准备唱戏，鞋底都快磨破了，妈妈也没交出一粒麦子。不是不想交，实在是面缸见底，交不上来，下顿饭的粮食还没有着落呢，怎么会有多余的交出去？

来了几次都是空手而归，曹大爷有点不乐意了，说："那今年唱戏你们家的人可不要去看。"妈妈赌气说："不看就不看，等我儿子们长大有本事了，专门出钱请人给乡亲们唱几天戏。"曹大爷又气又笑地说："那好，我等着。"说罢，背着手、低着头，悻悻离去。

眨眼间30多年过去，曹大爷早已作古，我们弟兄既没有当大官，也没有发大财，虽然有能力为村里唱戏出一份力、尽一份心了，曹大爷却再也看不到了。

无论条件好坏，每年过会的大戏能唱还是要唱的。这与乡亲们确实喜欢看戏有关，也与村民们的腰包渐渐鼓起来有关，家家户户都有能力出些钱为村里唱戏做贡献了，却再也没有出现家家户户兑钱唱戏的情景。

村里有能人搞起了机械加工厂，做些螺丝、螺帽之类的零件；有人做起了蔬菜种植的生意，有人办起了养殖场；有几个能人领着一帮子乡亲跑到新疆种树搞绿化产业。来钱的门路多了，经济条件好了，唱戏的钱就由村里的企业家和热心公益事业的村民包了。大老板出大钱，小老板出小钱，你们几个出了戏钱，我们几个就出钱买点什么，欢欢喜喜中，是乡亲们如花的笑颜。

莫道今年春将尽，明年春色倍还人。因为疫情防控的需要，今年村里不能唱大戏，但乡亲们都憋着一股子劲儿呢，明年这个时候，一定把今年没唱的戏全给补回来。

■人间世相

# 公公的秘密

■特约撰稿人 李 玲

自去年婆婆去世后，于丽娟的公公杨宇松就一直郁郁寡欢。这可把她和丈夫杨光急坏了。

小两口先是轮番陪着外出旅游，让他寄情于山水，后又常鼓励他去小区棋牌室打牌。一来二去，杨宇松每天就像上班一样去棋牌室了，且风雨无阻，精神也好了许多。

小两口终于放下了悬着的心。

今年春节，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让人们的生活按下了"暂停键"。人们偶尔出门买菜都戴着口罩，回到家消毒、洗手已成为习惯。

可是，杨宇松仍每天天不亮就走，很晚才回家。一天、两天、三天……于丽娟心里就暗自埋怨：公公怎么能这样？非常时期，还偷偷摸摸地去打牌，如果把病毒带回家，传染给家人，后果不堪设想啊！

于丽娟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杨光，杨光也觉得父亲有些过分，就委婉地提醒了他几次，让他注意些，非常时期不要到人多的地方去。每次，杨宇松都只是小声说"知道了"，然后依旧我行我素。

于丽娟很恼火，气呼呼地对杨光说："不行！我得向居委会举报那家棋牌室，都什么时候了，还敢让人上门聚集。"

接到于丽娟的举报，居委会的工作人员很是惊讶。在这关键时期，还有人敢聚众打牌？赶紧派人到棋牌室查看，只见铁将军把门，早就封门了，哪有人打牌？

找不到人？父亲到底在哪儿呢？究竟干啥去了？小两口百思不得其解。

居委会工作人员也很不放心，就拨打了杨宇松的电话，问他在哪里？在干什么？

杨宇松看实在瞒不过，就说自己在一家社区门口。

当杨光、于丽娟和居委会工作人员赶到时，戴着口罩的杨宇松正给一位年轻人测体温，他拿起喷雾器为年轻人消毒时的样子认真极了，手臂上的袖章和帽子上的"某某志愿者团队"的字眼格外引人注目。

于丽娟鼻子一酸说："爸，对不起，我们误会您了……"

舞阳农民画 守护春天 秦春玲 作

国画 西晋名医皇甫溢 谷明达 作

■心灵漫笔

# 这个春天

■特约撰稿人 杨晓曦

2020年的春节与往年有些不同，但春天还是如期而至，还挟带着一股令人振奋的暖流。

## 一

立春那天，牡丹花枝上露出几个绿豆大小的花胎，让人惊喜。

一个月后，花胎以惊人的速度长成核桃般大小的花苞，红色花瓣紧裹在一起，瓷实艳丽。此时，米兰新芽初绽，长寿花开到荼蘼，瑞香花甜香氤氲，绣球正绿，绿萝拖着藤蔓，胖乎乎的多肉排着长队……

阳台上姹紫嫣红，它们在我的照料下，不用担心晚来风急、冷暖无常，像极了疫情时期被全方位保护、居家独处却心怀希望的人们。

## 二

说起独处，我想起《说文解字》里对"独"字的解释："独，犬相得而斗也。羊为群，犬为独也。""独"和"群"都是形声字，形表意，依事类而定其名。犬是肉食性动物，羊是草食性动物，肉食性动物多独居，草食性动物多群居。

记得《曹刿论战》里这样记载：十年春，齐师伐我。公将战，曹刿请见。其乡人曰："肉食者谋之，又何间焉？"这里的"肉食者"，指当权者。《国语·楚语下》记载："天子食太牢，牛、羊、豕三牲俱全，诸侯食牛，卿食羊，大夫食豕，士食鱼炙，庶人食菜。"越是强者，层次越高，独处的空间就越大。

古语说"十年寒窗无人问，一举成名天下知""板凳要坐十年冷"。出成绩，要善于在"群"中自我"独"起来，走上一个独特的轨道。由"群"到"独"，是一个提升的过程，是追求自我完善而自省的"独"，是给心灵补白的契机，看谁能抓得住！

《礼记·中庸》记载："莫见乎隐，莫显乎微，故君子慎其独也。"能做到台上台下、人前人后表里如一，不放纵、不逾规，是一门学问。很多学问，不一定非要让人教。

晚上，孩子们在认真学习网课，我则读书写字，生活在自律中按部就班，踏实而笃定。

## 三

"三八"节那天，快递小哥送过来一个"巨无霸"箱子。惊诧之余，我打开一看，只见满满一箱子芒果。

"姐，节日快乐！尝一下我们海南的芒果。咱们是一家人，就想让你尝尝。"电话那端，海南这位朋友的一席话，让我心里泛起一阵涟漪。

记得学生时代，我在外地求学，不几天，学长就会找到我说："咱们是一个省的，一个地区的，老乡。"然后，学长会带着新老乡去其他学校找旧老乡，很快，在异地他乡，我们就有一个老乡大家庭，亲得像一家人。那个时候，我们是"地域亲"；此时的海南芒果，该是"国土亲"吧。因为我们是同根之树、同树之花，身体里流淌着炎黄子孙的血液，我们有共同的家长——祖国，有共同的避风躲雨的家——中国。

## 四

法国作家萨米耶·德梅斯特曾因一场决斗被判禁足42天，禁足的日子，他开启了一场不花钱的心灵之旅——读书、写字、绘画，完成了一本书《在房间里旅行》，在独居中照见自己，发现了更深的生命意义。

在因疫情而不能外出的日子，我们何不坐下来喝一杯清茶、读一本好书，也来一场心灵的旅游？窗外，视野可及之处，新绿的馒头柳漾着春意，一波一波，荡进眼睛。太阳暖洋洋的，在柳梢滚动，一不小心，滚进窗户，柳芽的味道、阳光的味道，氤氲了我的心。

2020年的春天，更值得每个人品味！

■诗风词韵

## 歌中有你

■杨素琴

这个春节
新冠肺炎疫情
让我们的生活按下了暂停键
无数英雄用行动谱写了一首英雄的赞歌

歌中有你——
火神山医院的建设者
短短十天，房屋平地起
奇迹的背后
是偷偷写下遗书的山东大哥
是自己打车去驰援的河南老乡
是争分夺秒运送建筑物资的司机
是冒雨跳入水中的老者
只为祖国需要，只要人民召唤
你必不辞辛苦，全力以赴

歌中有你——
无数默默奉献的人们
你是各行各业中的一员
把捐款和医疗物资、粮食、蔬菜
争分夺秒送到武汉
你是坚守工作岗位的一员
宣传防疫知识，发放宣传手册……
国家有难时，人人担当
歌中有你，歌中有我

## 七律·共克时艰大爱深

■云松逸人

**江畔听雨**

登楼问鹤觅琴音，共克时艰大爱深。
雨幕常施云礅礴，人声不见路萧森。
双江到海千重浪，九省通衢满地金。
莫怨东君樱信晚，春回鄂汉落纤霖。

**东湖访波**

玉磬铜钟伴细霖，东湖浩渺起清音。
应担重任高怀满，共克时艰大爱深。
坎坷人寰情缱绻，精诚国士影修森。
今朝火炼无伦比，更见初心讵换金。

**国泰民安**

岂惧匆匆一魇森，杏林妙手是精金。
三春厚意千寻瀑，八面新援万滴霖。
但待融媒传战报，堪将故事入唐音。
民安国泰瘟神送，共克时艰大爱深。

## 水调歌头·遥寄江城

■荷露凝睿

南望平楚阔，东去大江流。雄分高垒，龟蛇幽合数春秋。一揽晴川帆影，漫听古台琴韵，黄鹤可回眸？今古英雄事，风雨看荆州。

云梦泽，千湖省，武昌楼。疫情忽起，新冠毒瘴播悲愁。但恨祸根馋口，犹赞杏林卫士，逆向不回头。肯信芳菲日，携赏百花羞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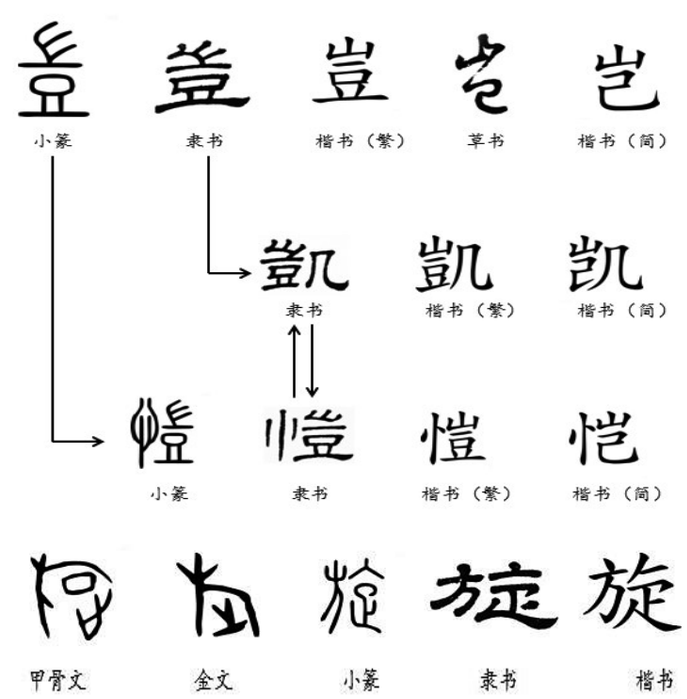
# 凯旋之际话"凯旋"

■文/图 李华强

随着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形势持续向好，完成战"疫"任务的各地援鄂医疗队有序撤回，人们纷纷用"凯旋"一词向"最美逆行者"致敬。"胜利凯旋""凯旋而归""凯旋归来""胜利凯旋而归"等说法出现在公众的视野中，但从字理、词源和语用的角度看，这些说法不够恰当、不够规范。基于《说文解字》的训释，笔者对"凯旋"加以解释。

首先说"凯"。欲识"凯"，需从"凯"的本字"豈（kǎi）"谈起。"豈"的小篆字形作"豈"。"豈"是《说文解字》的一个部首。《说文解字·豈部》："豈，还师振旅乐也。一曰欲也，登也。从豆，微省声。凡豈之属皆从豈。"关于"豈"的构形，历代学者看法不一。依《说文解字》，"豈"是形声字。豆是古代一种高脚盘形的食器，常用作礼器，"豆"作形旁，表示"豈"的意义跟庆典、祭祀有关；省去部分形体的"微"作声旁，表示其读音。元代通俗小说抄本出现据"豈"的草书字形而楷化类似"岂"的写法，1935年《简化字表》将"豈"简化作"岂"，1956年《汉字简化方案》亦将"豈"简化为"岂"。"岂（豈）"本义指得胜归来使军队振奋的乐曲，即凯乐。清代段玉裁《说文解字注》引述"《周礼·大司乐》曰：'王师大献，则令奏愷乐'"，意思是王出征打了胜仗，向宗庙祖先大献战功，就令演奏凯乐。引申指和乐、欢乐，如《诗经·小雅·玉藻》中的"王在在镐，豈乐饮酒"。"岂（豈）"假借为虚词，表示反问等，读作qǐ，如岂有此理，秦简中已见"岂（豈）"作反诘副词的现象。"岂（豈）"被借走，于是人们在"豈"上累加形符"心（忄）"造会意兼形声的"愷（kǎi）"承担"岂（豈）"义，故而先秦典籍中表示凯乐、欢乐等义时大多用"愷"。《说文解字》对"愷"解说有两处，一在"豈部"，一在"心部"，释义分别为康乐、安乐，大意相近。汉代，人们又在"豈"上增加声符"几"造形声字"凱（kǎi）"表示"愷"义，"几"古音属见纽，"岂（豈）""愷""凱"古音属溪纽，同为牙音，声母接近，读音相似。《说文解字》无"凱"字，南朝梁代顾野王仿效《说文解字》而撰的《玉篇》始收"凱"，"凱，凯乐也。或作'愷'。"可见，"愷""凱"是"岂（豈）"的分化字。汉魏以后，"愷""凱"逐渐有了分工，"愷"表示和乐、快乐义，"凱"表示凯乐、凯歌义。1956年简化汉字时，因"豈"简化作"岂"，"愷""凱"依偏旁类推简化作"恺""凯"。

再说"旋"。要解"旋"，先要认识《说文解字》的另外一个部首"㫃（yǎn）"。《说文解字·㫃部》："㫃，旌旗之游，㫃蹇之皃……凡㫃之属皆从㫃。""㫃"的甲骨文、金文、小篆字形像旌旗飘扬的样子，本指旗帜的飘带。《说文解字》"㫃"部下辖23字，如旗旋旌旅族施旖旄等，大都与旗帜及战争义相关。"旋"属"㫃"部，其意义必然和旗帜有关。《说文解字·㫃部》："旋，周旋，旌旗之指麾也。从㫃，从疋。疋，足也。""旋"由"㫃"和"疋"（shū，足）会意。本义指人足随旗帜周旋。泛指旋转、转动。《商君书·画策》："是以三军之众，从令如流，死而不旋踵。""旋踵"本指调转脚跟，"不旋踵"表示不退却。由"旋踵"引申指返回、归来，如《诗经·小雅·黄鸟》中的"言旋言归，复我邦族"。"旋"的回还义也得到辞书的认定，三国时期魏国张揖所撰《广雅·释诂》曰"旋，还也"，晋代吕忱模仿《说文解字》所作的《字林》说"旋，回也"。需要注意的是，《汉字部首表》未设"㫃"部，《说文解字》"㫃"部字，大多列入现代汉语字典、词典的"方"部，学习时要注意辨别。

最后说说"凯旋"。"凯旋"一词较早见于南朝梁代沈约所撰《宋书·谢灵运传·撰征赋》中的"愿关邺之遄清，迟华銮之凯旋"，表示战争得胜归来。后泛指获胜归来。了解了古代辞书对"凯""旋"的说解，我们再看最新版现代辞书对"凯旋"的解释。《新华字典》（第11版）"凯"字释义作"军队得胜回来奏的乐曲"，并组词"凯旋"，注解为"得胜回还"；《现代汉语词典》（第7版）"凯"的第一个义项作"胜利的乐歌"，并收录"凯旋"词条，解释作"战胜归来"，还举"战士凯旋""欢迎凯旋的体育健儿"为例规范其用法。这与《说文解字》及其他古代辞书对"凯""旋"的字源说解、字义阐释是一脉相承的，也彰显了《说文解字》在中国文字史、辞书史乃至文化史上的重要地位和意义。

总之，"凯"已有胜利义，"旋"已有回还义，"凯旋"就是"战胜归来"，本文开头所列的"胜利凯旋""凯旋而归"等说法都犯了语义重复的毛病，是我们需要纠正的。也就是说，若用"凯旋"一词，则前面不能再加表示"胜利"义的词，后面不能再跟表示"归来"义的词；也可选择用"胜利归来""奏凯而归"等替换"凯旋"。可能有读者会说，历史在前进，语词在发展，不能把理据作为字词使用的唯一标准，既然人们使用了"凯旋而归"，文学作品中也有用例，约定俗成，认可它不就行了？但经笔者查阅权威辞书发现，《辞源》（第三版）、《辞海》（普及本）及《古代汉语大词典》（辞海版）等均只收录"凯旋"，释义与《新华字典》《现代汉语词典》一致；《中国成语大辞典》（辞海版）和《中国典故大辞典》（辞海版）也并未收录"凯旋而归"及类似的表述，说明这些说法还没有上升到词语或成语典故的层面，目前没有得到公认。因此，为了维护汉字的规范性、母语的纯洁性和文化的延续性，我们理应准确使用"凯旋"。